

唐太宗

赵扬
著

第五卷
百川归海

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

唐太宗

第五卷
百川归海

赵扬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. 第5卷,百川归海/赵扬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80623-625-2

I. 唐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6674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3.3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344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	4000-7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6年1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90毫米×1240毫米	印次	2006年7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625-2/1·443	定价	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■ 赵扬，河南原阳人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淮北煤炭师院中文系。现供职于河南省煤气集团公司，高级经济师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金钱世界》、《激情磨剑》，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、随笔等。

目 录

- 第八十一回 李世民三探魏征
良谏臣长辞明君 (1635)
- 第八十二回 庶子宅太宗成赋
凌烟阁功臣图形 (1657)
- 第八十三回 两仪殿六骏成画
太极殿新贵安位 (1678)
- 第八十四回 齐王起兵叛齐州
唐皇发师讨李祐 (1696)
- 第八十五回 太子党连藤显形
李世民迁怒仆碑 (1718)
- 第八十六回 侯君集凄然就戮
君与臣再议新储 (1739)
- 第八十七回 弱李治被定储君
偏唐皇欲征高丽 (1760)
- 第八十八回 郭孝恪击破焉耆
李世民出征辽东 (1782)
- 第八十九回 训太子语重心长
战辽东势如破竹 (1803)

- 第九十回 击安市围城打援
弃奇计相持攻坚 (1823)
- 第九十一回 避寒冬唐军班师
因谗言刘洎自尽 (1844)
- 第九十二回 思魏征再复墓碑
扰高丽图谋远计 (1866)
- 第九十三回 玉华宫唐皇思微
弘福寺玄奘译经 (1885)
- 第九十四回 玄奘历险求佛旨
天竺设会论大乘 (1905)
- 第九十五回 长安仕民迎玄奘
玉华君僧谈佛理 (1929)
- 第九十六回 教太子示以《帝范》
敬玄奘终为经序 (1950)
- 第九十七回 平西域西征龟兹
助大唐南击天竺 (1973)
- 第九十八回 大唐设安西四镇
明君爱方士之术 (1995)
- 第九十九回 后官多少喜悲事
老臣纷纷凋零逝 (2016)
- 第一百回 猛药吞腹入歧路
英主托辅奔黄泉 (2038)

第八十一回 李世民三探魏征 良谏臣长辞明君

贞观十七年春节,大雪落个不止。雪将整个长安城蒙为白色,远处的终南山也成为一道白练,北面的渭水被冰封之后又蒙上了一层雪,大地成为一片银白的世界。雪下个不止,天空中布满了密密的雪片,无止无歇。

瑞雪兆丰年。

人们都这样想,他们呆在家里向火取暖,眼望户外的飞雪,体会着过年的祥和气氛,心中希冀着新的一年又是一个美丽的丰年。

许是因为雪花的洁白晶莹,且落雪再多也与禾苗无碍,人们对雪花有着一种由衷的喜爱,此时皆爱出外踏雪访春。正月初五,早朝过后,李世民留下众位近臣以及皇子共进早膳,其望着窗外的飞雪,说道:“这场大雪,想地上已积有尺余。嗯,早膳之后,我们不要躲在殿内议事,大家一同到西内苑赏雪如何?”众人自然连声响应。

西内苑里完全是一片银白世界,树枝几乎被雪包裹,仿佛粗了一倍,湖中不见水面,仅有数片枯败的荷叶伸出湖面,似数朵白色的蘑菇。甬道上更是被积雪所掩盖,十数个太监手执大扫帚,正在那里清扫甬道里的积雪。李世民远远看到他们在那里干活,急忙唤常何去制止他们,说道:“朕来此赏雪,非是单单观望雪景,脚踩

这无人打扰的甬道,也是一种兴致。他们将雪清去,又是往日之貌,即将朕赏雪的兴致减去不少。”

常何疾步过去制止他们。

李世民踏上雪层,因积雪太厚,显得拔脚困难,且雪粒漫入靴中,遇到脚面的热气而化,顿觉冰凉。他行了数步,扭头向众人说:“人在远古时代,与大地融为一体,虽寒冬之时仍出外狩猎。如今广厦暖居,人们蜗居宅中不愿出外,看来是惰性使然啊!”

马周接口道:“陛下所言甚是。记得陛下曾说过,‘善始者繁,克终者寡’之言,人之惰性在修身、齐家、平天下之时,亦为此例。”

李世民道:“罢了,你怎么说得如魏征一样,每每朕心悅之时,动辄拿出治国大道理来规谏于朕?嗯?魏征呢?”

褚遂良小声道:“陛下忘了,魏征早已因病告假。”

李世民点点头,对房玄龄道:“是了,魏征自去年入冬之后,身体一直不好。玄龄,魏征这些年来,因私很少告假吧?”

“魏征一直克己奉公,十余年来按时上朝。他现在因病告假,若非病情较重,断不为也。”

“嗯,朕明日去魏征宅中探望一番。承乾,你明日陪朕前去。”

李承乾在后面答应了一声,他因腿脚不便,行走时落在后面,一名太监还要在其左侧搀着他。

众人又随着李世民前行,最后集于苑中的一处高台上,从这里可以俯瞰苑内全景。

李承乾落在最后面,李世民眼内余光瞧见他那蹒跚的身影,心里掠过一丝阴影。

大片的雪花仍然密密地下着,早将众人的斗篷上盖上了一层银白。置身在此冰天雪地之中,人们眺望雪景,轻轻一呼,一口白气弥散开去,很快消失,让人觉得如此清凉世界,洗去了不少身中的秽气。

房玄龄赞道:“好哇,瑞雪兆丰年,今年定是一个好收成。”

李世民扭头道:“玄龄,记得朕多年前向你和陈君宾等人谈论

过，粮价年年在跌，又遇到一个又一个的丰年，粮食早已贮满仓库，总有一天，粮价也许会更不值钱。俗话说‘谷贱伤农’，这如何是好？”

“陛下的忧心甚是有理，臣也一筹莫展。不过百姓明白‘民以食为天’的道理，粮价虽贱，犹勤耕不已，我们只好静而观之了。”

李世民笑道：“玄龄，朕无为而治，非不为也。国家之大，若诸事顺其自然，要我们君臣又有何用？”

“臣也多次想过，国家府库充实，可以拿出一些人力、财力，用于兴修水利或者修建驿道。然如此一来，又容易陷入劳役繁重的境地，炀帝之鉴不远，怕因此使百姓产生疑惑。”房玄龄答道。

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道：“去岁秋季大水，定毁了河南、山东许多水利设施，可囑民部赶在夏季之前，将这些水利设施修缮恢复。集中一些钱财修缮水利设施，对今世有利，对后世亦有益。朕不愿虚耗国力，然这些必需之举，不可偏废。像眼前这场大雪，对农事固然有补，一些简陋道路及驿所则会损坏不少，有钱了可以将事办一办。”高士廉应声答应。

李世民又对身侧的李承乾道：“承乾，这些道理仅看书本不行，仅听臣下举言不行，须心内揣摩，以成定论。”

李承乾近来被确定太子的名分，一扫以往那种焦虑的神情。想想也是，上为父皇不喜，侧有弟弟窥视，其位岌岌可危，能有什么好心情？现在父皇一言九鼎，自己的太子之位稳固，阴霾一扫而空，在李世民面前自然变得更加恭顺，其连声答道：“儿臣谨记，儿臣谨记。”

李世民昔日对李承乾的厌恶之感，至今未有一丝改变，此次从众大臣之请重申固其太子之位，实在大违自己的本意，然也无可奈何。他知道，李泰所以觊觎太子之位，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暗示所至。他向南望去，高大的玄武门在那里隐约可辨，让他又忆起十余年前惨烈的玄武门之变。他摇摇头，决心不让如此惨事发生在儿子之间，遂努力压下心中对承乾的厌恶，转对众大臣说：“朕听说外

间士民以太子有足疾，而魏王颖悟，多从朕游幸，所以遽生妄议。你们听到过这些议论吗？”

李世民重李泰而轻李承乾，此为众人皆知的事情。去年李世民用魏征为太子太师，表明继续维持李承乾的太子之位，此事已有定论。群臣心存疑惑，想不通李世民今日为何又旧话重提。几名大臣随声附和，说曾经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此议论。

李世民眼光在李承乾身后的李泰身上停驻片刻，说道：“你们要代朕广为传言，灭掉此等虚妄之议论。承乾虽有足疾，然不影响其行走，朕岂能因为承乾有足疾而废其太子之位？且《礼》中有言，嫡子死，可立嫡孙为储。承乾有男已五岁，可以袭承乾之位。朕这样说，是想告诉大家，也请大家代朕传言天下：朕终不会以孽代宗，启窥窬之源也！”

李世民在开年之初重申固李承乾太子之位，是想消弭祸乱之源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随行重臣皆赞成此举，脸上现出兴奋之色。也有数人偷眼看魏王李泰的反应，只见他木然站立，想是其笑也不是，悲也不是，只好用木然神色掩饰心中的失落。

李承乾眼中闪烁着兴奋的泪花，哽咽道：“儿臣谢父皇看顾。”

李世民正色道：“朕这样做，非为你自身，实为天下社稷着想。承乾，你若不明白此节，就辜负了玄龄、魏征等人的教诲。”

李承乾躬身受言，面色愈显恭顺。

君臣在这里观赏闲话一会儿，眼见落雪不止，身子站立在风雪之中太久，也早已有些寒意，遂踏着乱琼碎玉，步出苑去。

魏征自去岁岁末开始，身体渐渐不适。某日，他一脚踏空，摔倒在地上，左大腿骨断裂，就此卧在榻上，不能行动。

李世民带领李承乾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，轻车简从来到魏征府中。李安俨职掌东宫守卫，是李承乾的心腹。李承乾出外时，李安俨肯定护侍左右。

魏征宅第在永和坊之右侧角，其在长安城西南角，距离宫城较

远。是时，朝廷达官贵人以住在宫城周围为荣，所以宫城周围的坊间，皆是六品以上的官员在此居住。魏征的宅第，还是他在武德年间任太子洗马时购置的，其位置较偏，宅第又小，与其上品官员的身份极不相称。

李世民迈入魏征府中大门，就闻到一股酒香扑面而来，再看其西厢房，房檐下摆满了坛坛罐罐，从敞开的房门中可以看到其房内杂乱地堆满了物什。魏征以酿酒驰名京城，其所酿的“醕醕翠涛”更是享誉天下。魏征在公事之余，以酿酒为乐。李世民看到这些酿酒之物，口中又回味其“醕醕翠涛”味道之美，因思酿此酒之人却长卧榻上，再难品味如此美酒，心中就添了一些酸楚。

魏征夫人裴氏带领家人跪迎在大门以内，李世民让他们平身，然后直奔魏征的寝室。

李世民与魏征这对君臣许多年来一直争辩不断，贞观年间许多大政方针皆在其争论中施行，由此奠定了贞观盛世的基础。然其私下里接触并不多，魏征隔些时日向李世民进献一些自己亲手酿成的酒，仅此而已。像魏征的宅第，李世民就从未登过门。李世民今日进入魏征府门，眼见如此重臣居住在如此简陋的宅第中，眉头不觉皱了起来。待进入魏征的寝室，只觉一股因潮而霉的气味扑鼻而来；抬头向上看，就见屋顶甚矮，乌黑的房梁与黑黢黢的屋顶浑然一体，显示此房年数已久。李世民见此情状，扭头问裴夫人道：“魏卿许多年来一直居于此房吗？”

“回陛下话，自武德年间起，拙夫与贱妾一直居住于此。”裴氏怯生生答道。

“没有其他宅第吗？”

“没有。拙夫多次说过，有屋居住即可，何必多费钱财。他所得陛下赏赐以及自身俸禄，除留下一些够日常开销以外，皆周济了他人。”

李世民叹道：“魏卿身为上品官员，其俭朴如此，委实令人可叹。朕每每起造宫室之时，他当即上疏或直言反对。朕原想魏卿

如此做,是基于国家大义出发。今天看来,其如此俭朴,还是出于其本性啊。承乾,朕授魏卿为太子太师,固然想让他授你以微言大义,如此俭约之本性,你亦要感之习之。”

李承乾躬身答应。

李世民复对李承乾道:“朕见殿中省近日欲修缮两仪殿之偏殿,你代朕向其传旨,让他们罢修偏殿,将那里的土木砖石移入此宅中,为魏卿营造宅第。让他们日夜监工,五日内必须营造而成。”

裴氏见李世民下旨为己造房,急忙伏地辞谢道:“陛下洪恩浩荡,贱妾心怀感激。然拙夫一生俭素,请陛下了其心愿,收回成命才好。”

李世民示意魏征之子魏叔玉搀起裴氏,感叹道:“魏卿为良臣,又有如此识大节的贤妻,可谓相得益彰。裴氏,朕知道你的心意,然魏卿现为郑国公,太子太师,官至极品,若继续居此陋室,朕之颜面何在?你毋庸多言,带朕去见魏卿吧。”

即日,殿中监接旨后,由将作大匠阎立德带领一应人员入魏征宅中,现场画图,木石砖瓦诸物络绎不绝地运进来,五日后,果然改造成一座明亮宽阔的宅院。

一道低矮的屏风挡在魏征的榻前,众人绕过屏风即看见昏暗光线下躺在榻上的魏征。因居处狭窄,裴氏让裴叔玉撤去屏风,并亲手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李世民坐下。

魏征显然是听到了李世民与裴氏刚才的对话,他那张浮肿的脸上老泪纵横。其上身微动一下欲向李世民行礼,然因此牵动了大腿的伤处,脸上顿现苦楚之色,哽咽道:“陛……下,臣宅中肮脏,何劳陛下下来探望?”

李世民伸手按住魏征的手臂,说道:“魏卿,你有伤在身,不可大动。”

李世民又让裴氏取来一块方巾,亲手揩去魏征脸上的泪水,故作轻松道:“魏卿,你我君臣交往多年,你每每直言谏,不畏逆鳞,实为一铁骨铮铮的汉子。朕印象中从未见过你落泪的时候,难道

现在久卧病榻之上，就生出了一些妇人之思吗？”

魏征眼中又流出眼泪，言道：“臣今日落泪，还是感于陛下圣恩。臣一生得陛下赏赐无数，所以未置新宅及添置家什，缘于臣觉得人有此种房屋居住，比起黎民百姓，已然幸甚。贱内刚才所言，亦为臣之心声，就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臣愿终老于斯。”

“罢了，朕一直对你言听计从，此次你就听朕一回！朕刚才说如此做是为顾朕之颜面，然你一生为国劬劳，难道就不该在好一点的宅子中居住吗？此为朕之旨意，亦为朕之赏赐，卿勿再推却。”

魏征眼泡浮肿，用无神的眼光凝视着李世民那熟悉的面庞，心中晃过此生的许多场面。自己当初跟随李密，许多奇谋密计不能为之用；及至当了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，自己向李建成多次建言早日除掉李世民，然也未得采纳；最后自己成了昔日敌手李世民的臣下，从此如鱼得水，终于一展自己的抱负。如今天下兴旺，自己却躺在病榻之上不能再替朝廷出力。想到这里，他的眼眶里又涌出泪花，变得模糊起来。

李世民留心观察魏征的神色，知道他心中难受，遂宽慰道：“魏卿，算来你腿伤之后已有月余，俗话说‘伤筋动骨一百天’，再过两个月，你的腿伤定会痊愈，不用太多忧心了。”

魏征摇摇头，伸出手臂让李世民观看，说道：“臣腿伤事小，最难者是全身浮肿。如手臂之上，轻轻一按，即可现出大坑。”李世民闻言用手指在其手臂上轻轻一按，只觉其皮肤顿失弹性，手指按处果现一坑，许久方复。

魏征继续言道：“陛下，臣略懂医道，知道人过六十之后，最忌浮肿。臣知道自身已来日不多了。”

李世民叹道：“魏卿，你一生最难得的是明白事理，然也受累于太明白。你居此卧榻之上，难道也要穷究深索吗？朕劝你，人孰能无病，又焉知不能病愈？你此时最好相信良医之能以及药石之功，其他虚妄之想最好糊涂一些。”

魏征知道皇上在宽慰自己，遂微笑不语。

李世民又殷勤探问了一番，然后起身离去。李世民走出寝室之门，回顾李承乾道：“承乾，你代朕向太医署传旨，让他们选尽天下良医，用最好的药石来医治魏征之病。”他又嘱咐李安俨道：“安俨，你这些日子将手头的事情放一放，然后守在这里，每日将魏征的情况禀告于朕。”

二人躬身答应。

随后，太医署之人络绎不绝穿行于魏征家门，朝中大臣闻知魏征病重，也殷勤前来探望。五日后，阎立德将新宅院修缮一新，魏征被移入正寝居住。这里明亮洁净，室内阔大，较之以前所居，不啻天上人间。

李安俨日日向李世民禀报魏征的状况，李世民更是将太医召来询问医治的情况。

李世军训斥太医令道：“朕听李安俨来报，说魏征经过这些日子医治，并未见好，全身浮肿似乎又加重了。魏征年岁才六十多，其身子一向没有多大毛病，如此小病你们都收拾不住，是不是太不尽心了？”

太医令答道：“陛下，魏太师此病非同一般。民间有谚，人上了岁数最怕穿靴戴帽。魏太师全身浮肿，非是饥饿所致，实因其内部机理所累。臣等用药，不敢下得太重，仅使其内服外敷一些消肿散淤药物而已。”

“如此说，魏征身子难以大好吗？”

“陛下，魏太师得此恶病，靠药石难以维持。臣算着日子，至多再维持月余而已。或许，魏太师吉人天相，依靠自身毅力使病魔离去，亦未可知。只是此种机会甚少，非有奇迹难现。”

李世民听明白了太医令的意思，叹道：“依你所言，魏征大限将至，靠人力是勉强不来的，是吗？”

太医令低下头，等于默认。

李世民想起薛收、杜如晦之逝，摇摇头，又叹道：“难道好人不长寿吗？朕得心应手的人儿，怎么就相继撒手西去了呢？罢了，你

去吧。好好派人守在魏征身边，精心为之医治，不要让魏征感到一丝异样。”

太医令答应后离去。

太医令走后，李世民在殿内发呆了好长时间。这些年来，魏征常常犯颜直谏，李世民一开始非常不习惯，然为了国家大计，只好咬着牙强忍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世民发现魏征说的话固然难听，然确实对国家有利，渐渐对他变得言听计从。到了后来，李世民每发布一项诏令，每处理一件事皆深思熟虑而成。他所以这样做，归根到底还是怕魏征等大臣来谏，自己先把事做得完备一些。

想起这样一个人儿不久于人世，李世民心内十分不舍，然又无可奈何。他沉思良久，让太监去唤太子前来，然后一同去魏征府中探望。

李承乾近些日子的心情甚好，缘于父皇在太子之位上不再有别样心思，像父皇正月初五踏雪时的那一番话，以及此后多带领自己出外，表明了父皇永固自己太子之位的决心。又如魏征病重，牵动了君臣及百姓之心，父皇让自己的心腹李安俨留在魏征府中充为特使，更显得父皇对自己不同一般的眷顾。如此，就可以彻底地打击李泰等人夺储的心思。

李承乾走在路上，依旧是恭顺的模样，殷勤说道：“父皇，儿臣每隔两日，必去魏太师府上探望一番。”李世民神色漠然，随口答道：“很好。魏征为你师傅，古语有言‘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’，你如此做，也不枉了朕多年对你的教诲。”

“儿臣眼望魏太师那难受劲儿，心里实在不是味儿，恨不得以身代之。”

李世民看了李承乾一眼，觉得他说此话有些矫情。也难怪，人若对他人有了成见，其恶感挥之不去。

说话间，他们就到了魏征府前。李世民抬眼一望，见其府中人流穿行不息，这其中有太医署的太医及取送药者，还有来府中探望的官员，他们见到皇上的仪仗，急忙到路边跪下。

李世民进入府内，一眼就瞧见那座新起的寝堂，其心中叹道：魏征来日无多，如此好房子，恐怕也难以住上几日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深悔自己未及早来魏征府上瞧上一瞧。

新寝堂较之原来的低矮寝室明亮许多，魏征躺在榻上，其面貌自然更加清晰。魏征此时正躺在榻上沉睡，听到动静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蒙眬间见皇上又来探视自己，顿时一激灵完全清醒过来，知道自己无法起身行礼，口内说道：“陛下，国事忙碌，何苦您来探视魏征？”

李世民观察魏征的形貌，魏征本来面目就比较丑陋，现在脸上又浮肿一圈，其面貌变得更加不忍久看。熟识魏征之人，若其病后未见过他，现在猛一相见，肯定不会认出这位面似黄布肿如馒头之人就是魏征！李世民故作轻松道：“朕临朝之时，难见卿面，就有若有所失之感。这会儿闲暇无事，就让太子相陪来瞧瞧你。唉，朕这么多年听惯了你的言语，乍一听不到，甚觉不习惯哩。”

裴氏让李世民坐于榻前的椅子上。

魏征听此言，咧嘴一笑，然其面部浮肿未有笑形，嘴角处裂出数道沟，神色实在苦涩。他吃力地说道：“陛下，臣这些日子躺在榻上，将跟随陛下当臣子的日子想了一遍。臣无德无能，惟以直言触君，竟获陛下赏识重用，实在幸甚。臣自知此疴难愈，即使现在死了，能得陛下如此相待，也不枉今生。”

李世民摇摇头，眼角里涌出泪花，责怪道：“瞧你，一生以直言敢谏朕也就罢了，如何来诅咒自己的身子。你说感激朕赏识于你，你就不知道朕难以离开你吗？你若轻轻松松走了，难道让朕在世上思念你，这样才为你的心愿吗？”

“臣不敢。”魏征见李世民动了真情，不敢再说生死的话题，遂岔开话题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多年来或面奏或上疏，其言激烈，其义太切，陛下曾经恼怒过臣吗？”

李世民思索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卿以往诤谏之时，为何不想想朕闻言会不会恼怒？”

“臣当时未想过，若再细想，恐怕谏言再难出口。”

李世民脑海中晃过无数个魏征进谏的场面，其所谏事体多为直揭疮疤，且不分场合当着众人之面以激烈的言辞说出。多少次，李世民曾凝视着魏征那让人生厌的丑脸，心想一刀将你杀了，岂不干净？然为了国家大计，只好忍气吞声，此后逆来顺受，竟成习惯。李世民想到这里，悠悠说道：“若说朕不恼怒，那是虚话。朕若想做一位享乐的皇帝，岂容你在身边生厌！可是呀，朕想的不是自身享乐，而是想祚运长久，如此逆耳忠言，也只好听之信之了。魏卿，国之兴衰在于君王一念之间，朕阅古来往事，想那些为了一己之欲的昏庸之君，不听逆耳之言竟致亡国，有此鉴戒，朕岂能再蹈覆辙？”

李世民又微笑说道：“魏卿，你以往净谏之时，若用语柔和一些，朕更乐于接受。你想呀，朕若是糊涂之人，再柔和的谏言也不难听进。你每每弄得朕不好下台，为颜面计，这样做不是更好一些吗？”

魏征叹道：“臣也想用和风细雨之言，只是怕陛下不能警醒啊。”

李世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，可以看出他对魏征累累犯颜不能释怀。也难怪，人之本性乐于看到他人对自己俯首帖耳，李世民亦为凡人，岂能免俗？

李世民斜眼见魏征长子魏叔玉在一旁侍立，遂向魏征道：“魏卿，叔玉至今尚未订婚吗？”

“没有。犬子年岁尚小，臣想让他多历练一番，再谈婚姻不迟。”

“嗯，朕今日来，还想与你商量一件事。衡山公主到了适嫁的年龄，朕想让她嫁给叔玉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皇帝将公主许给大臣为媳，对臣子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李世民现在欲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叔玉，对魏家绝对是极大的恩典。他这样做，自然是想安慰病中的魏征，也是对魏征一生忠言相谏的一种恩赐。